



護黨救國重要文彙編

民國十六年五月

滬甯警察廳政治印刷部

護黨救國重要文件彙編

目 錄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同志呈中央監察委員會書	一——九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聯名護黨救國通電	一〇——一八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	一九——二五
國民政府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書	二六——二八
國民政府要人之重要演說辭	二九——四〇
國民政府貫徹三民主義之宣言與通電	四一——四四
蔣總司令在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歡宴席上講演辭	四五——五四
蔣總司令告全體民衆書	五五——六八
吳敬恆同志書汪精衛銑電後	六九——八一
武漢被迫官兵告前方官兵同志書	八二——八六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恒同志呈中央監

察委員會書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公鑒：竊總理於前年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分子，當時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李大釗亦曾聲明，此等黨員止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並非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合作。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準備，遂喧騰其聯共之口號，誣罔總理，挾制輿論，以圖大逞。按總理容納共產分子，有兩層用意：一，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黨若無背叛中國與國民黨行爲，僅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並無背叛行爲之學說，一同聽其研究；二，因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是階級爭鬥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黨分子之有覺悟者，服從國民黨主義，使之隱銷其逆謀。不料自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以後，共產黨積漸謀逆，迨總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陰謀，本黨乃忍痛疊予以最大之庇護，且瘖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終望得遂總理銷其逆謀之願，而不知終究適予以得步進步之披猖。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

關謀傾本黨者，借赤化爲口實，淆亂世界之衆聽。北伐軍興以來之所到之地，皆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怨聲。去年國慶後，本委員接得漢口寄來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黨主義青年團湖北區執行委員會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請本委員以監察委員資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彈劾，以止叛亂。本委員因諸如此類之叛逆印物，近年以來，時有發見非密加訪察，得其真相，不欲輕爲口舌之爭。蓋彼輩兇狡無賴，若不到澈底解決之時期，彼輩必騰爲老朽昏庸，思想落後，反動分子，反革命派等之標語，極其惛忱迷離，一大吠影、函電紛紜，詈罵交闐，使成獸鬥泥中之形，以丐其虎据要津之助，（如俄人鮑羅庭之類）一擊不中，更張其焰。近半年中，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隨鈕委員永建之後，同在上海注意時局。乃爲着着包圍，離奇逆迹，隨在呈露。鈕委員焦頭爛額，痛苦逾常，窮於應付，迫而謝病。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八時，偕同鈕委員及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楊委員銓，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其要點：本委員告陳首領，『研究共產學說，自爲共產黨之責。若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

語孫總理，略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尙嫌不足。陳首領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輕掛招牌、正是膺鼎。陳說『你更瘋顛。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偽的麼？但你以為康有爲之復辟，與偽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偽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根問。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之情狀，隨即將陳首領所定二十年中國可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請楊委員於隔座特別注意。時羅首領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卽亂以閒話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贖十九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點商量才好』。因共強笑而罷。本委員自親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口中，得到二十年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

「雙十節本當慶賀，而無慶賀之價值……因爲內部奸賊，仍未澈底剷除，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啊。」

「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我們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是有步驟的，祇須放大

膽量，祕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除奸賊，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熱烈的慶賀。

「我們的步驟，就是：

(一)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一般的舊軍閥。

(本委員案：如此，蔣中正，馮玉祥，唐生智，暨各軍界同志，都是共產黨貓腳爪，被他們拿住了，向火裏去取燬栗子。不過他們把打倒舊軍閥，便算是想做新軍閥，乃非常可怪的奇議論因此從前共產黨反對北伐，又增了一個用意的旁證。)

• 所以近來借抑制新軍閥的外面，在漢口挾着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他們搗亂北伐的內面，都是他們預定的計劃。

(二)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為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的來解決他，以求最後的澈底吧。

(本委員案：亂麻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人們的血肉。這種無產階級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請大家注意，開首喚起語，所謂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同志與非同志，多未分得清楚啊。他們必定還有秘密文件，也得云：「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無產階級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想做新軍閥的國民黨。他們借乙打甲，借丙打了，借丁打丙，抽繭剝蕉的方法，已施於國民黨者，可以完全證實。他們不認無產階級人們爲同志，足見工呀，農呀，都是他們的貓腳的爪。最後打盡了中國大部分人，止勝他們的同志，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所以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甯倒孫文，罵孫文思想不徹底，送他照相到歷史博物館。規規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來，二年二個月，止看機會！但他們種種喪失信用的利用別人，他們終有給人覺悟的機會，蘇俄的陰謀，施諸土耳其而不效，還要拿同樣失敗的方法，再來中國試驗，難道因爲張邦昌吳三桂是中國的特產品，中國遠東病夫，尙夠不上土耳其近東病夫麼？總理在

民族主義第一講，贊美蘇俄強扶弱，幫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反了蘇俄，爲什麼呢？總理不說暗示我們留意罷了。）

「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徹底，製造新國慶紀念節，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剷除內部的好賊，勞動罷工絕對自由馬克斯主義萬歲，階級鬥爭萬歲，無產階級人們萬歲！」

（本委員案：無產階級人們受他這句萬歲，正同普通開會，我們國民黨，也還正在那受他「國民黨萬歲」的榮寵，這算是被他利用時節的獎品。）

據上面共產黨敬告同志之步驟，參合共產黨首領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或止是掛出招牌，似已爲難逃之巨禍。加以彼輩敬告同志，明言雙十節無價值，值得他們熱烈慶祝的，乃係蘇俄革命紀念日。又最近湖南省黨部，已有擁護鮑羅庭之口號，查有歐人李德爾致陳同志友仁書曾言鮑羅庭從前化名犯罪，變更其國籍，鮑羅庭之名，本非彼之真名，彼在蘇俄共產黨內，爲煽動委員會之委員，故挑撥離間，手段惡劣萬狀。對人情厚貌深，乃是中俄共產黨普遍訓練而成之同一面孔，他

們閑談交際是溫溫和和，說起關係話來是結結硬硬、做出來是惡惡辣辣，說謊話是載在他們聖經第一章。（此想當然，他們有無聖經，則吾不知，）鮑在廣州時，有廣東皇帝之號，我們鄙夷他，以為不配，今觀其把持漢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情形，鮑羅羅已支配國民政府下之中國，會無疑義，則到共產黨勢力統一，在中國實現共產黨之時，中國全歸蘇俄支配，又無疑義。（共產黨用一個指頭遮羞，說中俄同在第三國際，不相統屬，更是變戲法的說話。其實那種帶領引見的情形，蒙古是慣做屬國的。我生蒙古，容許也說本是屬於中國，何妨又屬蘇俄。中國是只被人一再盜國，却還不會做過屬國，這正好共產黨去嘗試、我們國民黨不願意。要進第三國際，我們將來自己用國民黨去進，不要用列寧式的共產黨做贊見去進。）於此而得兩結論，乃本委員所不能不舉發，而本會所不能不過問者：

一、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督政治之言，則明明為已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亡黨。在內部即應當制止者也。

二、現在中國國民政府，已為俄煽動員鮑羅羅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為共產黨

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爲變相之屬國，揆之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謬；而又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

（有人說俄國已廢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止能認爲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德奧可認爲最惠國，尙未聯合也。）

因此，本委員認爲情事非常重大，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各員，奉俄國共產黨煽動鮑羅庭而盤踞，最近諸多怪謬之改變，乘北伐軍堅攻肉搏之時而肆其各兵抑將之議，無非有意擾亂後防。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本有反對北伐之文，俄國共產黨鮑羅庭在廣州，亦建緩取江浙之議，勢力未充不欲國民黨羽毛驟豐，使共產黨難下催毀之手段。似此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尙聽其行使職權，恣爲顛倒。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但變故非常，一時不及等待，故本委員會不能不集會

摘發。是以本委員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萬急迫，提呈本會、伏祈迅予公決，得咨交中央委員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委員臨時討論，可否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則國民黨幸甚，中國幸甚。謹呈。共產黨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一分，合併附呈備查，（已存汪主席處）

民國十六年四月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聯名護黨救國通電

武漢聯席會議有不合之點——(一)無適法根據——(二)以若干委員之自由意志草率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行動有可痛心者——(一)破壞卓著功績之黨的指導機關——(二)壟斷軍械欲置國民革命軍於死地——(三)漢口黨報誣毀革命軍絕不糾正——(四)排斥政治部中純粹之三民主義者——(五)排斥國民黨員之爲農工運動者——(六)非法勒令粵贛省黨部改選——(七)破壞本黨組織敢不平等歧視之端——(八)對努力同志任意拘捕演成恐怖——(九)黨報登載中傷誣蔑本黨中心人物之紀錄絕不糾正——(十)發表命令不顧黨國利益——(十一)非法決定應由共

產黨派人加入國民政府省政府，違反本黨以黨治國之精神， 斷送 總理所辛苦建設之本黨

汪主席並轉全體同志鑒：

本黨半載以來，革命工作之發展，一日千里，長江既全部肅清，帝國主義所盤據的最
大營壘之上海，亦告克復。凡此基本之發展，足證民衆熱望本黨之殷切，與本黨同志黨
後工作之艱鉅。不幸當此時期，表面成功之迅速，與內部重心之崩弛，適成正比。此
項工作，感指導之無力；內外要政，受無形之停滯。黨的整個意思，無由顯明表達；黨
的機關權力，莫能適當行使。內之百萬黨員，準備奮鬥，而不知聽命之何從；外之受治
於黨之民衆，對本黨之中心失寄，漸次增加其惶惑。推原其故，不能不謂武漢聯席會議
以來種種措施爲造成此局面之主因。本會爲中央監察機關，當此重要時機，爲顧全革命
利益，與鞏固黨基起見，未便放棄逾鐸之職責，爰集會議詳加討論，僉認以爲武漢最近之
動作，實有極危險之傾向。茲特酌舉其錯誤之點，俾知事實所在，不容評妄。

查武漢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係由到漢委員自由召集，據徐謙報告

，係爲「適合革命利益，應付革命時機，代表中央權力之必要組織，」其爲臨時機關可知。彼時中央黨部近在南昌，理應「交迫認」；乃不唯不經此項手續，且於中央已有令改政治會議武漢分會，且令停止職權之後，仍復繼續開會。以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而置中央之機關命令於不顧，將何以昭示中央威信於全黨，聯席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生之一切決議案之有無效力，更不問可知。此其不合者一也。

於中央已有明令停止聯會開會之後，復開擴大聯席會議，決定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根據上述，其仍爲毫無根據之自由召集可知。查主席及常務委員，爲第二次全體會議所產生，躬負重託，非至合法召集之第三次會議以後，不能解除職責。今武漢之第三次會議，既未經常務委員會之提議及同意，即常務委員之列席者，亦僅寥寥數人，而竟毅然不顧，宣佈開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爲代表大會未開時之最高權力機關，又適當本黨北伐軍蘇皖戰爭最吃緊之時候，竟以若干委員之自由意志，出以如此草率浪漫之態度而開會，此其不合者二也。

至於開會以後之行動，凡足以破壞革命利益，惹起黨務糾紛者，尤爲更僕難數，條而

舉之，有如下列：

開會後劈頭第一事，即爲「統一黨的指導機關案」。夫本黨爲革命之政黨，指導機關有無效率，以革命勢力能否在此指導機關下發展爲斷。第二次全體會議產生之常務委員，成於北伐出師以前，在此機關指導之下，北伐軍事以最困窘之給養，任最艱鉅之工作，於極短促之歲月，克極頑強之二大軍閥，苟非指導得宜，得民衆之信仰，與武裝同志之奮勇効命，何以臻此？若非反對本黨革命勢力之發展，別有肺腸，何至於前方最吃緊之時，破壞卓著功績之指導機關？此可痛心者一也。

當該會議開會武漢之時，正中東兩軍武裝同志在蘇皖肉搏疆場之日，政府即不憫念其憂勞，亦何忍加以妨害。槍械子彈，爲北伐之命脈，乃武漢聯席會議三電粵兵工廠，令其停工，拆移機器於漢陽。此其壟斷軍械，阻礙北伐之陰謀，已顯然畢露；乃猶不止此，當國民革命軍力攻蘇浙時，連電請濟子彈，漢方均置若罔聞，是實欲置國民革命軍於死地，乃快厥心。此可痛心者二也。

國民革命軍受命北伐，義不容得一隅以自封，故自克鄂贛以後，即分道並進，規復東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聯名通電

一四

南。而該會議中乃發軍事進行過急之辭，以爲詆諆，甚至原定調赴東南之兵，亦爲該會議所遮阻，逗留上游。及淞滬底定，漢口黨報，竟皇然誣國民革命軍爲匪軍。該會豈無耳目，何竟絕不糾正。其掣肘於事前，誣毀於事後，用心積慮，昭然若揭。此可痛心者三也。

國民革命軍之有政治部，原以統一黨的訓練，使整個的軍隊成總理之信徒，爲三民主義而作戰。自爲少數搗亂分子把持以後，純粹之三民主義者，被排斥無餘，甚至周納罪名，拘幽滿獄，是實欲中國國民黨之黨員，絕跡於國民革命軍中，而高呼提高黨權者，至此又不發一言。此可痛心者四也。

農工政策，本爲總理所貽留，指導農工，組織農工，爲國民黨黨員之天職。乃自共產黨分子加入以後，對國民黨員之爲農工運動者，盡量排斥，倘有組織，動遭摧殘。中央對此，不聞有糾正之事，而對於農會工會之幼稚行爲，則又視爲驕子，絕無指導制裁之權能。此可痛心者五也。

廣東省市黨部及江西省黨部之組織，並無不合法之點，而兩省黨部之選舉辦法，係經

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通過。此次列席武漢會議之各同志中，有多人皆曾親自列席於該會議，一切經過，均所親見親聞。今忽謂違背總章，勒令改選，不知究係違背總章之何章何節，各級黨部均為指導本黨同志革命工作之機關，今以在合法情形下產出之兩個重要省分之黨部，在本黨革命勢力發展之環境下，而橫被取消，是本黨各級黨部在軍閥勢力下，猶能冒死奮鬥而存在，而在本黨黨內轉成毫無保障之機關，一切黨部均將寒心，下級屬部莫知秉承，妨礙黨務之進展，實屬重大之惡例。此可痛心者六也。

特別黨部，原為應付特別情形，以求革命勢力能迅速發展之組織，且已定有條例。武漢會議，不從修改條例入手，竟決定除軍隊及產業工人外，一律取消，且限定特別黨部，不得有同樣選舉第三次代表大會之代表之權，是不僅破壞本黨之組織，亦啓不平等的歧視之端，而妨黨務之進行。此痛心者七也。

欲革命工作之完成，必須令各個黨員於負責努力中有所保障，今乃毫無正當理由，僅憑若干私人之愛憎，即可橫加處分。如因贛案而盡除為黨努力同志之黨籍，令熱心者不敢負責，忠梗者人人自危，是為黨員無保障。又如因一執行委員（彭澤民）之提議，不